

七月的风波

七月的风波

〔美〕厄斯金·考德威尔著
王金铃译 王文彬校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济南

Erskine Caldwell
TROUBLE IN JUL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Canada Limited
Second Printing, January, 1965

七月的风波

〔美〕厄斯金·考德威尔著

王金铃译 王文彬校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人民出版社重印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14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安徽第1次印刷

书号 10099·1337 定价 0.35 元

目 录

厄斯金·考德威尔和他的

长篇小说《七月的风波》	王文彬 1
第 一 章	15
第 二 章	27
第 三 章	37
第 四 章	51
第 五 章	61
第 六 章	72
第 七 章	88
第 八 章	98
第 九 章	107
第 十 章	115
第十一章	123
第十二章	129
第十三章	140
第十四章	152
第十五章	162

厄斯金·考德威尔和他的 长篇小说《七月的风波》

(一)

厄斯金·考德威尔 (Erskine Caldwell) 是当代美国多产畅销的著名作家之一。他于一九零三年出生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考厄塔县一个叫做“白橡树”的小村子里，父亲是一个长老会的有名牧师，因为善于为教徒排解疑难和纠纷，常常从一个教区被调到另一个教区。考德威尔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遍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方各州，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从十六岁到二十岁，他从事过多种职业：摘棉花的短工、剧场杂役、水手、出租汽车司机、职业足球队员、私人保镖、杂货店的店员、厨子兼侍者、棉籽厂的计时员、报社的记者，也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厄斯金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过，但时读时辍。随后他又到弗吉尼亚大学学习了三年。一九二六年他从佐治亚移居缅因州，开始认真写作。一九二九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杂种》问世。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直到一九六九年他六十六岁的时候，写出的作品有五十部之多。其中长篇小说二十六部，短篇小说十部，附有文字说明的摄影集四部，是和他的妻子——著名摄影家布尔克·怀特合著的，其余的则是通讯报导、文学论述和有关美国社会的散文。文学著述之外，有相当长的时间他还担任其他职务：一九三八年他在“社会研究新学校”当过讲师，

以后又担任国外新闻记者到过墨西哥、西班牙、捷克，并于一九四〇年来过我国。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时他恰好在苏联，目睹了这一场残酷的战争，用第一手材料写了《炮火下的莫斯科》（1942）、《全力奔赴斯莫棱斯克》（1942）。一九四二年回国后，他又在好莱坞担任电影脚本的写作，以后又主编过《美国各地区风习》丛书。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蔽风蔽雨》出版于一九六九年。从考德威尔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来看，他是一个有相当丰富的生活实践，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特别是美国南方小城镇和广大农村贫苦的白人、黑人生活的作家，也是一个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和生活保持密切接触的作家。同时，他对美国的社会问题一直很关心，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这在他的摄影文集《你所熟悉的面孔》（1942）、《看吧，这就是美国》（1942）和论述美国社会问题的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考德威尔小说的场景，绝大多数是美国南方偏僻的农村和小城镇。时间则大半是在一九二九年美国爆发了经济总危机之后的大恐慌和继之而来的长期萧条的岁月里。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是和世界经济总危机同时爆发的，不仅空前剧烈，时间也特别长。危机之后并未出现暂时的繁荣，而是长期的萧条。危机引起了农村的破产，使得经济上本来就落后的美国南方，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沉重的灾难落到了贫苦的白人和黑人身上，造成了饿殍遍地。考德威尔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写这些在落后、贫穷、饥饿、愚昧中挣扎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和心理状态。作者在自传体的《也算是经验》（1951）中，称这些小说为“南方的园形画景”。这主要是指《烟草路》（1932）、《上帝的小土地》（1933）、《雇工》（1935）、

《艾兰·肯特的渎圣》（1936）、《七月的风波》（1940）、《悲惨的场地》（1944）、《高地上的房屋》（1946）、《天网》（1947）等十部长篇小说。其中《烟草路》、《上帝的小土地》、《七月的风波》最受重视，被认为是考德威尔小说创作中的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之外，在他的短篇小说集《美国的土地》（1930）、《跪在上升的太阳下》（1935）、《头彩》（1940）等书中，也有不少精彩的作品。

考德威尔是一个在国内、国外都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

《烟草路》一出版，就被改编成话剧，在百老汇连续上演达七年之久，创造了连续上演的最高记录。《上帝的小土地》和《七月的风波》畅销都在三百万册以上。他的作品被译成二十七国文字，各种版本发行总数达六千三百多万册。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苏联的评论家，对考德威尔的作品很重视，并拿它们和海明威、福克纳、斯坦倍克的作品相比较，加以评论，进行研究。可以肯定，考德威尔是一个有相当国际影响的作家。在美国国内，老作家福克纳生前对他很推崇，认为他的作品，尽管在风格上平直简朴，却是第一流的。福克纳把考德威尔的名字和沃尔夫、道斯·帕索、海明威并列为当代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称赞他的《烟草路》“有思想，有一种非常感动人的力量”，说“任何一个作家，能够写出象《烟草路》、《上帝的小土地》和另外一些短篇小说那样好的作品来，应该感到满足。”但是，多数学院派的评论家却认为考德威尔不过是一个“适合大众口味的色情作家”而不予重视。年青一代的评论家也有同样的看法，如约翰·布拉德伯里在《南方的文艺复兴》中说：“考德威尔文体单调，缺乏小说表现手法中对细致事物的敏感性，使他无法补救他津津乐

道的那些粗俗、俚鄙的内容。”总之，美国评论界一般的看法是：考德威尔作品粗俗俚鄙，难登大雅之堂；在风格上单调呆板，缺乏细致深入的内心刻画。他之拥有大量读者，主要是因为他以色情迎合了一般读者低级庸俗的口味。近几年来，由于考德威尔不再从事写作，更少有人提及，有逐渐被埋没的趋势。对此，有的评论家很感不平，如詹姆士·考奇斯就认为，这不但是对考德威尔的不公正，而且是美国文学界的耻辱，就象麦尔维尔生前被埋没，福克纳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之前长期得不到美国评论界的认可一样，都是美国文学界的耻辱。美国的评论界应该以这些耻辱为诫，使自己的头脑更清醒些。对于美国评论界的这些争议，只有在对考德威尔的主要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二)

在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中，《七月的风波》无论在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上，或者写作的技巧上，都应该算是这类题材中最好的一部。在这部小说里，尽管作者还算不上是十分成功地创造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但是，他却做到了把三十年代初期佐治亚州的一个小县城和它的郊区，放在放大镜下，使我们相当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社会中一些带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揭示了社会生活中不少本质性的东西。小说写的是一个黑人孩子无辜地被私刑处死的事件，但是作者的意图却并不局限于揭示美国的种族迫害。这个事件是作者有意地投在比较平静的社会池水中的一块石头，让我们在石

头激起的层层波澜中，更加清楚地看到动态的美国社会。这场风波发生在当地举行选举的前夕，这就迫使各派政治势力、各种代表人物迅速地做出反应，采取行动，进行角逐，从而把潜伏在水底的一些矛盾一下子卷到水面上来，使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在一个小小的地区里，看到了美国社会中一些带有典型意义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揭示了美国社会制度的腐朽本质。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和美国文学传统中的“废奴文学”以及一些从基督教的博爱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出发来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小说不一样。应该说，在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上，前者超过了后者。

传统的以种族问题为主题的小说，往往把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归咎于“种族主义”。在这些作品中，迫害黑人的是残暴的蓄奴主和他们的狗腿子，是三K党徒，是白人中的种族主义者，白人警察和暴徒。总之，是那些背弃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人道主义和民主传统的不体面的白人。这样的作品，虽然对种族迫害进行了控诉，对受迫害的黑人寄予同情，但是它们并没有把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联系在一起，把种族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在暴露和批判的同时，也散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在《七月的风波》中，作者重点描写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桑尼·克拉克的大搜捕，一是那些“体面”的白人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和他们的活动。参加大搜捕的，是全县半数以上的白人男子，其中有锯木厂的小业主，有理发师，但绝大多数还是贫穷的白人农民。参加大搜捕中的许多人，包括凯蒂的爸爸领头搜捕的谢泼在内，并不相信桑尼真地强奸了凯蒂，但是他们还是以急不可待的心情赶来参加。他们把大搜捕当做一场象围猎鼠鼠

一样有趣的活动，不愿意失掉这个机会。有的人还要在搜捕中显一显身手，争取第一个匹马单枪抓到桑尼。这场大搜捕简直就象魔鬼的狂欢节，充分表现了盲目的种族仇恨和一种兽性的疯狂。考德威尔这样描写种族迫害，自然会引起一连串的疑问：这是否歪曲了现实，丑化了白人劳动人民？这是否把种族迫害归因于白人群众盲目的种族仇恨和兽性的嗜血心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小说并认真加以思考，就不难看出，考德威尔所揭示的，恰恰是美国社会现实中严重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种族偏见和种族仇恨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社会意识，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存在着。这种社会意识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它来自殖民主义者和蓄奴主，本来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它却毒化了整个美国社会。这在经济、文化一向比较落后，而又有长期蓄奴历史的南方，情况就更加严重。小说中提到有一个参加搜捕的人，用心记录了周围发生私刑处死黑人事件的时间和地点，他说这样的事件从老一辈就在各地接连不断地发生，以后还要发生下去，就象一条规律一样。这说明种族偏见和种族仇恨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就可以随时被煽动起来，爆发为一场兽性的疯狂行动。此外，小说还揭示了贫困、落后、愚昧是孳生种族偏见和仇恨的最好土壤，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这一切，正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到劳动人民身上的。在美国南方的贫苦农民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长期的贫困、落后、愚昧、绝望使他们比较普遍地产生一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和兽性疯狂的变态心理。在他们还认识不清自己的一切苦难的真正根源时，这种变态心理往往表现为追求野性的刺激、无端的斗殴、性

的本能的追逐和盲目的种族仇恨。群众的这种落后愚昧的状态，我们从鲁迅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药》就是最好的例子。那种头颈伸得老长，满脸麻木围看杀头的情景，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七月的风波》中大搜捕的场面和一些插曲，反映了种族偏见和种族仇恨的社会意识和群众的落后、愚昧以及变态心理的交织。作者写一个贫穷的白人，全部家当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一看到“黑叫驴”口袋里钱比自己的多，就觉得象从自己口袋里抢走似的。他把本来应该集中到剥削者身上的“窝囊气”全都转移到黑人身上。生活越贫困，他心头的窝囊气就越大，就越要在黑人身上发泄。在这里，作者把种族偏见和经济危机直接挂了钩。

小说所揭示的另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那些“体面”的白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和他们的活动。首先，这一场风波是由那位用同一张嘴一边宣传福音，一边说谎造谣的传教士兼阴谋家考尔候恩太太煽动起来的。但是，她之急于要煽起这场风波，却是奉了一位体体面面的参议员的旨意，要她完成一场有千千万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来替他拉到足够的选票。这位参议员在小说中并没有露面，提到他的地方也只是一两处，不过寥寥的几句话。但是，我们却十分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身影。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位传道婆。签名运动搞成了，他可以收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失败了，一切后果由她自负，与他毫不相干。磨破嘴皮跑断腿的是她，担风险的也是她，稳稳当当坐享其成的却是他。和这位不露行迹的老阴谋家一对比，那位露骨阴险的传道婆真是“小巫见大巫”。他是煽起这场风波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但他却又永远是一个体体面面的参议员。事件爆发后，反应最快的是本县的最大地

主，拥有全县将近一半土地和几乎全部林场的鲍勃·沃森先生。他坚决反对把桑尼私刑处死，一出场就打电话要求警察局长把桑尼“抓起来，关进监狱，确保安全”。他不许任何人到他的地界里搜捕桑尼，而且亲自跃马持枪，赶走到他的黑人住区里搜捕桑尼的暴徒。象这样的一位人物，如果出现在传统的废奴文学里，是很有条件充当基督博爱精神的化身，民主和人权的保卫者的。但是，考德威尔却毫不留情地揭了他的底，让他在电话里做了坦白交待：“如果把桑尼私刑处死的话，到明天天黑，我庄院里的黑鬼就跑得一个不剩了。就是有几个吓不跑的，也不敢下地干活了。我的全部庄稼就要完蛋。别忘了，现在正是收获季节，如果这里的一个黑人被人处死了，我就不用想再到外地去雇帮工了。”原来这位反对私刑处死黑人的“勇士”，和博爱、民主、人权毫不相干，他耽心的是吓跑了老老实实供他剥削的对象。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设想，如果黑人自觉地起来造反，要反掉他的剥削时，他又该是多么盼望着有人替他“从他们当中弄出个来吊死”，把他们吓得都服服帖帖啊！在这次风波中，最受惊忧的“体面”白人中要数警察局长杰弗·麦柯坦了。他知道得很清楚：桑尼是清白无辜的，整个事件是传道婆挑起来的，因此他恨透了那个传道婆。但是，这是因为他被推进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不能摆脱，就会断送他的“政治前途”。这位连选连任十一年、“勤勉公务”的局长，不愧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有一套现成的妙计，可以化“两难”为“两利”。第一，他一定要“让群众的意志得到满足”，这是说，他决心不干涉这件事，保证让那些白人男女安安全全地把桑尼吊死；第二，他一定要“让民主和法治得到伸张”，就是说，他

决心要在弄清桑尼确已被吊死之后，从躲藏的地方赶回来，发表一篇动人的演说，大讲民主和法治是美国立国的精神，痛斥私刑处死黑人的可憎。这样，参加私刑处死的人会因感激他的不干涉而投他的票；反对私刑处死的人也会为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所感动而拥护他。这就是他多次遇到私刑处死事件都能安然渡过而获得连选连任的妙诀。最后，还有那位可尊敬的退休法官本·艾伦先生。他是当地当权的艾伦派民主党的首领，是比他的走卒麦柯坦狡猾得多的又一位政治家。麦柯坦的妙诀就是他早先传授的。他和麦柯坦一样，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桑尼的清白无辜，而且从一开始就准备随时用桑尼的死来换取选票，换取政治角逐中的有利形势。他反对私刑处死，只是因为这会给他所当权的地方带来不好的名声，会给他的竞选对手——非艾伦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攻击他的借口，同时，也会使他失掉沃森的支持。作者有意的在这位政治家身边安排了一个黑人老仆，使我们通过对黑人老仆穷凶极恶的嘴脸，看出他本身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如果我们把作者所揭示的这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一幅比较完整的美国社会图象便会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也许是三十多年前的图象，但是，它对我们认识当前的美国社会，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有一些本质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例如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中，种族偏见和种族仇恨，还照样在资本主义的泥土里生存孳长。不但黑人受歧视、受侮辱的现象随时随地都有，而且私刑处死的事件也照样经常发生，只是已经不再采取那种公开的大搜捕和吊死的形式，而代之以更加阴险毒辣的暗杀罢了。直到今天，黑人还是有“出了家门就

不一定能活着回来”的感觉。打开报纸，黑人被绑架后无影无踪或者在暗影里被一刀捅死的消息并不稀罕。直到今天，处在社会底层的千千万万贫苦的白人、黑人劳动者，他们的全部家当，也还是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一旦失业，他们的口袋就立刻“空空如也”。而在种族政策上，美国的统治阶级又何尝不是继承了本·艾伦和麦柯坦之流的衣钵，仍然在玩弄一套两面手法。一方面他们并不积极认真地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来消除社会意识中严重存在的种族偏见和种族仇恨，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被用来做为对付黑人革命运动的一种潜在的抵销力量和威慑力量；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公开露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行动会把“民主”“人权”的遮羞布撕得更烂，会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坏名声，让在野的政治势力抓住小辫子，使他们在政治角逐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们还需要多做一些麦柯坦式的演说，还要搞一些“公平”审判，车载学童，或者在议会里政府里安排个把黑人议员，黑人部长之类的把戏。

此外，小说还从多方面暴露了美国政治的腐败以及民主法治的虚伪。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当权的政界人物，大半是职业政客。这些人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压倒政敌，在竞选中获胜，取得权位，然后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政府班子里，名为公职，实际上是谋取私利。这些职业政客，都是争名夺利的专家，他们善于观察政治气候，善于顺风转舵，而且有机警、灵活、毒辣的权术，既能及时察觉反对党的活动，进行防守，又能随时发现对方的弱点，抓住小辫子，发动进攻。为了捞取选票，他们需要有十分圆滑的手腕来应付选民，既要讨好一方，又不能引起另一方的恶感。小说中的本·艾伦

和麦柯坦就是两个有典型意义的老奸巨滑的政客。作者把私刑处死的事件，有意地放在竞选的前夕，迫使他俩不得不积极活动，策划对策，从而把他们的自私、虚伪、狡诈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作者仅仅用了一个小县城里的两个人物，就使我们看到美国政治上的腐朽，有了一个鲜明生动的印象。使我们想象到整个美国的政治机构，就是本·艾伦和麦柯坦之流的政治杂技演员和政治小丑翻、滚、爬、跌的舞台。小说对美国司法制度，也有不少深刻的揭发。麦柯坦是小县城的最高法官，是他亲口告诉他的太太，关进监狱里的那些人除了他们“是被抓住了之外，和监狱外面的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关进监狱里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是使用了假角子的人，开玩笑放枪吓唬了野宴聚会的人。至于真正的杀人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开锯木厂的奥斯卡，杀死黑人不计其数，却以“出于自卫”而免于受审。凯蒂的父亲谢泼·巴罗，黑人、白人都杀死过，当验尸官问他为什么杀人时，他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验尸官就以不能“让一个公民因其愚昧无知而蒙受杀人犯的审判”为理由，不予起诉。而黑人布伦森一次又一次地被抓进监狱，却只是因为他在还清用旧汽车做抵押借来的债之前把旧汽车卖掉。这座监狱里有许多囚笼，麦柯坦的两个部下常常到巷子里去抓一些黑人姑娘放在里面，到夜里就偷偷摸摸地进去进行任意欺凌的丑事，用麦柯坦自己的话说“这个监狱简直变成了妓院了”。作者通过一个小县城里这样的一些社会图象，向我们揭示了整个美国社会在民主法治的外衣下掩盖着的丑恶和腐朽。

(三)

在艺术技巧上，《七月的风波》也有不少的独到之处，这表现在：

一、在题材的选取、人物的描绘、情节的安排上，都能根据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处理得恰当、紧凑，因而能用不太长的篇幅，在主要人物不过五、六个，时间不过三、四天的故事里，表达了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

二、作者善于把各种气氛不同的场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并不使人感到生硬和不协调。例如，在写桑尼逃走时内心充满恐怖和焦虑的时候，却穿插了一段气氛十分恬静的喂兔子的情节。这一段气氛十分柔和恬静的描写，穿插在气氛恐怖紧张的情景里，不仅不使人感到突兀。反而越发使人感到桑尼的单纯善良和他对家园依依不舍的心情，从而加重了对他的同情。

写得最成功的是发生在囚笼边的那一场闹剧。杰弗·麦柯坦把自己锁在囚笼里酣然入梦，吵闹声突然把他惊醒。睁眼一看，到处人影憧憧。原来搜捕桑尼的人们没有抓到桑尼，误认为麦柯坦已经把他抓进监狱藏起来，找他要人来了。正当他扒着铁棍上要看个究竟时，被人们发现，大家拥上来威吓他，要他把桑尼交出来。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囚笼里另一张床上坐着一个半裸体的混血姑娘——原来他的两个部下常常把黑人姑娘抓进囚笼，夜里就来鬼混。他的太太早已千遍万遍地警告过他，说如果发现他也这样做，就和他拚命。偏偏这时住在楼上的太太也闻声赶下楼来，很快就发

现了他和这个混血姑娘同在一个囚笼里。一时人们的愤怒威吓声,太太的尖利地叫骂声,囚笼里的女人因恐怖而狂喊救命声,真是“人声鼎沸”,出现了一场滑稽和恐怖交织在一起的闹剧。在这一段里,喜剧的气氛和恐怖紧张的气氛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写得有声有色,亦庄亦谐。

三、作者善于用自然景色的描写来渲染气氛,或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有些景色描写得很美,很富于南方的乡土风味。例如,在描写凯蒂和她的情人决裂以后,又懊恼又伤心,这时候:

太阳正在慢慢下沉,仿佛它在照射了一天之后突然感到了疲倦似的。东方的一片原野开始显得清凉而又静谧。有一朵小小的黑云飘向地平线上的残阳,不大一会,碰到太阳的余晖,变得朱红中调着金黄。一刹时,整个西天宛如一片火烧。然后日落西山,只剩下那片黯然失色的乌云。

这样的景色描写和人物的心情起伏互相映衬,使小说显得更加有色彩。

此外,小说对于讽刺手法的运用,对于用行动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手法的运用,都是相当成功的。同时,小说的语言简炼,没有冗长繁琐的细节描写和不必要的心里刻画,也显得朴实、清晰。

《七月的风波》这部小说,不论从内容还是写作技巧上来看,都算得上是一部比较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就没有什么缺点了。作品片面地强调了贫苦的劳动人民愚昧、落后的一面,夸大地渲染了他们的被歪